

2023年12月19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左骏
校对:马晴春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文脉

对联里的家国情怀

贺早明

对联,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来说,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种,没有之一。

它是国民心目中集颜值和贤淑于一体的好媳妇,“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”,千百年来,忠实地记录着国人的情感和生活,在这烟火人间,上至庙堂,下至茅屋,多少个喜乐和伤感的日子里,远远望去,门楣上基本都有一副对联高高挂起,浓墨重彩的字里行间,诉说这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。

(一)

“万壑松涛为子寿,一犁烟雨伴公归”,曾祖父做寿时,民国大佬谭延闿送了这一副对联。时光回溯到民国初年,暮春三月,连绵起伏的罗霄风岭,清风徐来,苍翠挺拔的松枝摇曳,声音如波涛澎湃,似乎在为老人家祝寿。山岚如醉,丝丝春雨如烟似雾,伴随着先生风尘仆仆,从岭南归来。整副对联气势恢宏,格调高雅,意境优美。

稍具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,这谭延闿可是了不得的人物,他是隔壁茶陵县人,清末翰林院编修,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督军,后又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。谭书法学颜鲁公又自成一派,方圆并用,功力尤深,被誉为三百年来颜体第一人,与于右任、胡汉民、吴稚晖并称为“民国四大书法家”,大名鼎鼎的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”便是他题写的校名。

北伐时,谭延闿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。彼时,祖父也正是热血青年,投笔从戎后便在谭延闿麾下,后考入建国湘军讲武堂第一期学习,发愤图强,颇得器赏,便求得了这副对联,这在当时也是风光无限。

只是命运的齿轮转起来,有时也让人找不着北。这副对联后来在动荡岁月中被付之一炬,而一生戎马驱驰,参加过东征、北伐、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的祖父后来因病交加,新中国成立前夕死于长沙,死后竟无钱安葬,幸得原副军长岳森等旧时袍泽四方筹措才得以草草入殮,从此成了游荡在异乡的一缕孤魂。生命走到终点时,不知祖父是否还记得那一年伴随他回乡的一缕烟雨。

(二)

二叔公贺启华先生,攸县乙种师范毕业后,在牛头湖国民小学、官田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地执教,后受兄长影响,慕宗愨之长风,也投笔跻身行伍,在军中一直笔耕墨耘。

曾祖母过世的时候,年不满弱冠的启华公撰写一副挽母联,“雨中竹叶含珠泪,雪里梅花戴素冠”,寓情于物,含蓄凄美,令人肝肠欲断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启华公隐姓埋名在长沙靠帮人写锦旗卖字为生,因为历史遗留问题,其妻刘翼君自缢身亡,丢下一双懵懂年幼的儿女,一夜之间天崩地裂,令启华公伤心欲绝,他泪珠与笔墨齐下,写下挽妻长联“十余年患难相从,词向互推敲,感否共肝胆,情深伉俪,义重糟糠,不图阵雨秋霖,遽杀我妻,奇吾益友;六七龄儿女何恃,针线谁检点,寒窗谁扶持?幼苦伶仃,老伤沦落,长此天涯知己已,怅曲终流水,云暗麓山”。启华公与其妻刘翼君相识于军旅,于漫天烽火中结为伉俪,志同道合,情深意笃。

启华公退休后回到攸县柏木村冲定居,东窗之下,常临池泼墨,对影倾觞。1983年,姑父朱大成率全家定居美国后,启华公曾书一联相赠,“寄字远从千里外,论文深在十年前”,写的是隶书,风格散淡,意蕴高古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,那一年正好是龙年,启华先生小酌之后铺纸挥毫,浓墨淋漓,运笔如风,用硕大的斗笔写下“群龙飞舞,万马奔腾”的一副春联,当时他已近八十高龄,通会之际,人书俱老,令人震撼,联语中又隐约窥见几分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酒酣耳热。

(三)

三叔公贺湘俊先生,黄埔军校十三期毕业,抗战时任中国远征军教导营副营长,1949年随军赴台。先生爱好书法,尤精于隶书。

曾有一则书坛佳话,近代有名的书

法家、鉴赏家、收藏家张伯英重金购入王羲之的《十七帖》拓本后的第七年,又得到清代名家包世臣的《十七帖疏证稿》,合编为《右军书法》,于1927年交商务印书馆刊印,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。后因世事变迁,战火纷飞,此书存世不多。1949年,张伯英之孙张如禾回北京结婚,将此帖一册赠与同事贺湘俊,后来张如禾和贺湘俊先生都去了台湾,此时贺手中的《右军书法》已成孤本,贺湘俊先生得知张如禾已失存其书后,便将原书原璧奉还。张于1978年影印出版,并请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题签,湘俊先生也用隶书题跋于后。

湘俊先生一生服务于军界,七十岁时因肺癌去世,临终时写下“生老病死谁替得,酸甜苦辣自担承”联语,孤悬海岛,游子的脚步再没踏上风冷脚下故乡的青石板路。但离开家乡几十年的他,凭着记忆亲手绘制了一幅樟井冲故居图,家中那百年老屋的朝向、布局、窗户、天井、檐廊,还有门前那条可以通往柏木村的青石小径,连接湖广村的长塘湾,一砖一瓦,一山一水,都分毫无差地跃然纸上。

在兄长启华先生八十大寿时,湘俊公曾赋诗一首,中有“雁阵纷飞四十年,家国万里渺云烟;庭院景物频入梦,手足音讯竟杳然”之句,令人不禁想起于右任先生的那首诗,“葬我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乡;故乡不可见兮,云不能忘”。

(四)

大姑克华,适(编者注:嫁)柏市塘背村朱大成先生,亦于1949年随部去台。1963年,年仅五十岁便因心脏病殁于台北。湘俊公十分悲痛,亲笔撰写了墓志铭,字里行间,悲切不已。大成姑父忍受着丧妻之痛,环顾着两人共同养育的七个女儿,挥笔写下“自幼缔良缘,地久天长,永盟偕老,数十年教孝勤忠,赢得清徽照门第;临终兴感叹,夜深人静,相对无言,睹此日归真返驾,定随恩主沐圣光”。有时啊,我们看到的纸上几行字,寥寥数语,却是许多人为之奋斗的一生。

在柏市樟井冲老家,那百年老屋的厅堂隔板上,有粉笔写的一副对联“为人莫想欢娱,欢娱便得烦恼;处世休辞劳苦,劳苦就是安康”,虽然在岁月的侵蚀下,字迹有些模糊,但刚劲有力的柳体仍然入木三分,依稀可辨,这是早年早逝的二伯留下的笔迹。那个英俊大都愿随风远去,但联语之中,那种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气息似乎穿越时空,依然弥漫在这空气当中。

父亲今年八十八岁高龄了,几场病下来,已是风烛残年。在那个流离失所的年代,为躲避战乱,童年时的他辗转在坪阳庙沙村、大同桥吴家坳等地,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,祖父作为一名军人,戎马倥偬,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教育子女。虽然总共只读了三年半的书,但父亲天性聪慧,不但粗通文墨,字也写得很好,小时候临的是清代书家陆润祥的字帖,外柔内刚,温润舒展。村里的红白喜事大都愿意请他帮忙,家里家外,也撰书了很多对联。

如1998年我在县城建了新房子,父亲十分高兴,便写了一副对联,恭贺乔迁之喜,还把我和妻子的名字嵌入,“早日暖神州,香火永传安乐地;明月照大地,兰桂继开富贵花”。

大哥乔荣入住新居,父亲又撰联“乔迁新居设素宴,荣备薄酒慰来宾”。十多年前,曾靠下煤矿苦力为生的二哥乔华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,喜不自胜的父亲又撰联“乔木高架长而大,华工巧匠细又精”。

舅舅的女儿,我表妹薛萍嫁江西萍乡官陵,父亲撰联“利时送淑女,萍水选才郎”。村里一名叫秋娥的姑娘过三十岁生日设宴,父亲撰联“秋菊霜傲枝青叶茂,娥女奔月地久天长”。

嵌名联一向难度系数较高,但父亲写来自自然整,朗朗上口,相比之下,令我这个曾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儿子着实有点汗颜。

对联,它记载着我们平淡而隽永的苦乐年华,滋润着三餐四季的人间烟火,演绎着掷地有声的铿锵情感,很多时候,它也与家国命运休戚相关,同频共振。

朱亭,一湾洄水的万种风情

倪锐

当身边的人说这里就是湘江的洄水湾时,我立刻用手机镜头将它定格下来。

天空扯开一大块点缀着小棉花的淡蓝布,水和天在远处的一条线上交接,那里有黛色的远山,远山把淡蓝一层层地推向江心。大晴天的,江面也蒙了一层白雾,随着水波缥缈。

一艘货轮驶进了我的镜头,默默无声,至少比水声和风声小。货轮形状有点标新立异,又尖又长又细的船头拖着船尾的三层大房子,犹如一只蜗牛在江中航行。低头处,另一艘小船静默在江边,仿佛盼归的孩子。青绿的水波中,船头的五星红旗映入江面,流动和摇曳,悉数归于宁静。

老街慢时光

浩浩湘江,一路滔滔北去,却在此处转个身莞尔一笑,难道朱亭这里是个神仙之地?

三国战神张飞曾在此留下足迹——江边的那棵大古樟,至今还拴着他的神马呢!飞马洞江的故事也在这块土地上流传。祖师殿外,路旁的百日菊正在怒放,五颜六色,呼朋唤友。几块青菜地趴在那里,昭示着这块神仙地盘的烟火气。

由宽窄的无规则石板路,向前延伸,两边林立的是淡黄和金黄相间的老街民居,这里就是五号山谷。排列整齐的瓦当,让人不禁想起戴望舒笔下的《雨巷》,择一雨天,撑把油纸伞,行走在这里,瓦当滴下的雨滴一定像珠帘。圆方相间的香樟木,栅栏一样缀在二楼的房梁上,规则的方格木栏杆接应着。一根粗壮的木头充当了一楼大门的头顶,侧边进去的小门,我见到了原始的锁门工具,由两个挂钩和一个带孔的铁片组成。好奇心驱使我想弄清楚这个儿时常见物品的名字,一个特别的词组出现在我眼里——“屈戌”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一回写道,“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,出得房门去,门上却有屈戌,便把房门拽上,将屈戌搭了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七三回说,“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,忽听外面一声响,不知何物,大惊失色。忙问时,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,滑了屈戌掉下来。”这“屈戌”,硬是把个朱亭老街牵入了更深更远的历史。门前的马灯依次排列,铜座铜把手铜卷着花边的帽儿,趴在墙上的一个竹片,插着一根竹管,马灯就在竹管上悠悠。

前面,美女的高跟鞋“哒哒哒”从街巷一路敲过。

几年前看到的破破烂烂的朱亭老街,换了新装,就这么亭亭立在湘江的洄水湾岸边。

走进老街江景民宿,床下的草席地毯,胡桃色小圆木桌上竹编的小饰物筐,还有挂在浴室的竹编女包,以及那放在床头的老式收音机和原木置物架上的书和泥陶罐,都让人的心灵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回归宁静。

轻风暖阳,洄水湾涛声阵阵,坐在江边躺椅上的伊人,手捧一本诗词,微笑,沉思,让时光慢了下来。

转角遇见棋

转角,一束枸树枝从墙角探出头来,青苔、石块、泥土,斑驳、缺口、破损不堪,不难看出这道墙的年龄,在簇新的五号山谷留下这道墙的建造者一定是个有情怀的人。

沿着石阶往上,沿街一边是长条石砌就的路面,一边是木板铺成的步道。两棵大樟树后,长长的步道上,此次深口区举办的“2023蓬源仙·朱亭古镇杯”全国象棋团体公开赛正在上演一场神仙打架的大戏。来自全国七省十六支队伍的九十六名棋手,在楚河汉界上排兵布阵,一决高下。

白桌布黄藤椅,长长的两溜儿排开,一桌四人,两两对弈。或凝思良久,轻轻落子;或抿嘴皱眉,迟迟不决;或莞尔,把子往前一推;或淡定,捻起子找准位置坚定地按下。看似平静如水,实则战火纷飞。每一次落子都闪耀着智慧的光彩,每走一步都值得万众期待。招招出奇制胜,步步化险为夷。

来之前,我看了赛事主办方发的一个小视频,说这次象棋大赛,观棋者可以说话,边看边点评。现场观棋者众多,却都自动遵守着观棋不语的常规。除了忙着直播的主播在介绍着赛事的盛况外,其余看客都是沉默或小声与身边人交流,没有对着棋局指手画脚的。是的,来的都是高手,稍不留神,围观的一句话就会现了外行。

全国象棋大赛选址深口,这面子贼大。深口的老百姓喜欢下象棋,那在朱亭留下足迹的张飞和朱熹呢?张飞在大家的印象中,就是一位粗俗、胆大、勇猛,但没有智慧的硬汉。但这只是书中表现出来的,历史上真正的张飞会弹琴、会下棋、会读书、会画画,是一名儒将。至于张飞的什么棋,就不得而知了。

但才子朱熹却是位实实在在的象棋高手。相传朱熹六岁时,江苏的“象棋无敌”吴有仁和广东的“无敌棋圣”许大胜在尤溪县城街头相遇,两人还没下棋就先斗了个嘴巴痛快。朱熹从人群中走出,邀两人去家里下棋。南北棋王一个要让他车马双炮,一个要让他双车一炮。朱熹摇摇头,不仅不要他们让子,而且以一对二,把他们安排在左右客房,同时和他们两人一起下。三盘棋,吴有仁输一盘,许大胜输一盘,还有一盘是和棋。两棋王佩服得五体投地,相互握手言和。朱熹父亲朱松道出了缘由:实际上是两位棋王在下棋,朱熹不过是两边客房帮摆棋子罢了。六岁的朱熹就如此聪明绝顶,难怪长大了成了大师。朱亭因朱熹讲学而得名,那么,此次全国象棋大赛的举办肯定也承载了朱熹的聪明睿智和顾全大局。

拉拉渡与夕阳酒吧

“和风引桂春,春日涨云岑。”一袭白衣的李浚带着随从,穿越千年,站在今日朱亭的拉拉渡船头,迎风吟唱杜甫的诗词。沈从文笔下的拉拉渡成了这里的网红打卡点,一根横跨江面的铁丝,连接着五号山谷的老街和夕阳酒吧,无桨无篙,船夫仅靠一只木棒卡在贯通两岸的铁丝上来一回地往复运动,就可以将船移到对岸,这便是拉拉渡。拉拉渡可坐可站,可放眼观洄水湾的远山,亦可低头看五号山谷在水中的倒影,一悠一荡之间,欸乃一声山水绿,“棋”乐无穷到岸边。

跳上岸来,拾级而上,青草地,一个大草棚引领着一串小尖顶圆草亭一字儿排开,像列队的士兵,又像迎宾的美女。夕阳酒吧前坪的一棵菩提树上飘下一句话,“在路上就已经很美好。”

我来过夕阳酒吧,而且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光领略的。江面波光粼粼,在夕照中,如同撒满了细碎的黄金。轻涛拍打着已不见蒹蒲和芦苇的江岸,然后再退回江中,归于隐匿。无边泳池和天空一样蔚蓝,如果不是水面的波纹在微微浮动,我真担心有人会以为那是一块透明的平地,一脚踏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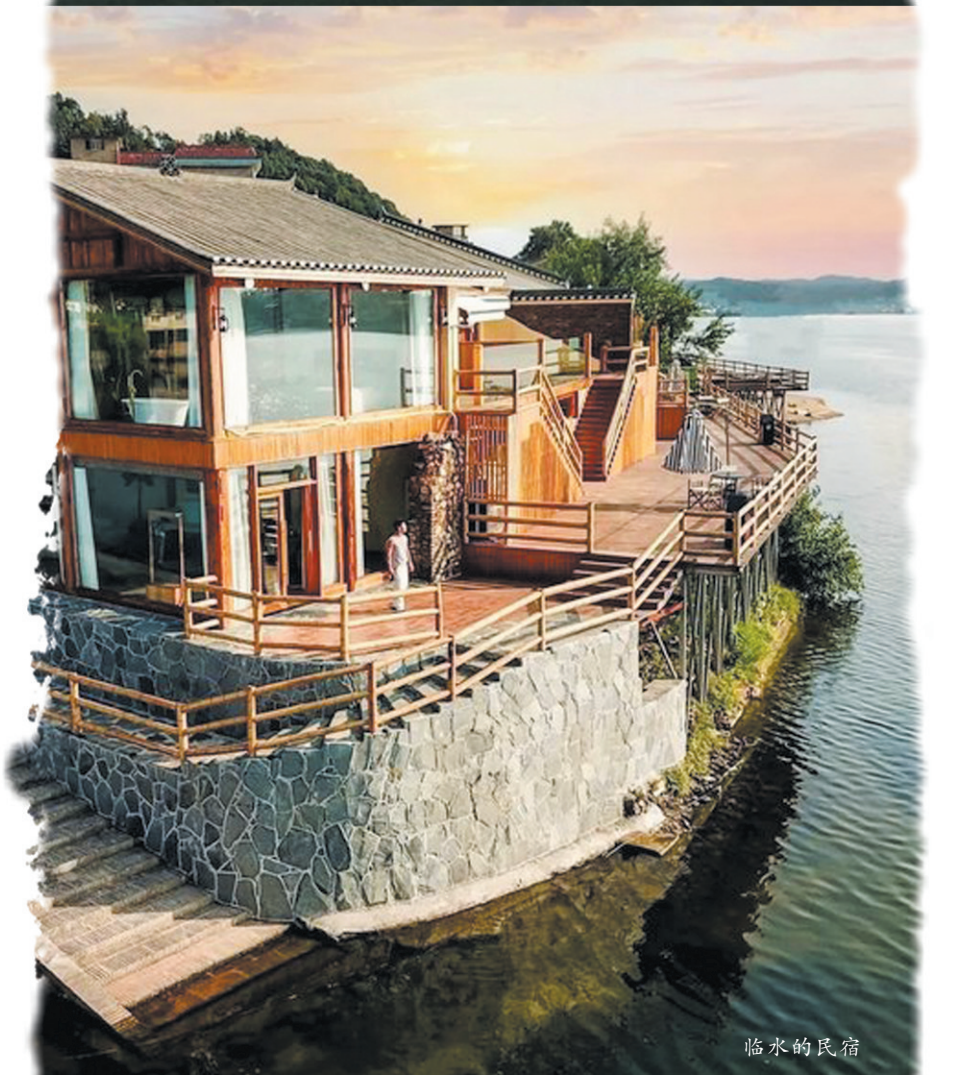
泳池边纯白的躺椅和躺椅边的茶几,岁月静好地安放着。我们在这里吃自助餐、品红酒、吃烧烤,听着悠扬的古筝曲,享受落日余晖。

这是一个放空、放松、放任自己的好地方,可以任思绪翻飞。置身于朱亭五号山谷,想着洄水湾、古樟、祖师殿、大码头和正在举行的全国象棋大赛,还有深口今年的风筝邀请赛、端午龙舟赛和前不久在深口轰轰烈烈的全国体育传统校篮球联赛,一个个都火出圈。作为新生代的深口区,通过举办和承接各类赛事活动,助力“青春深口”品牌推广,这盘棋下得好,下得妙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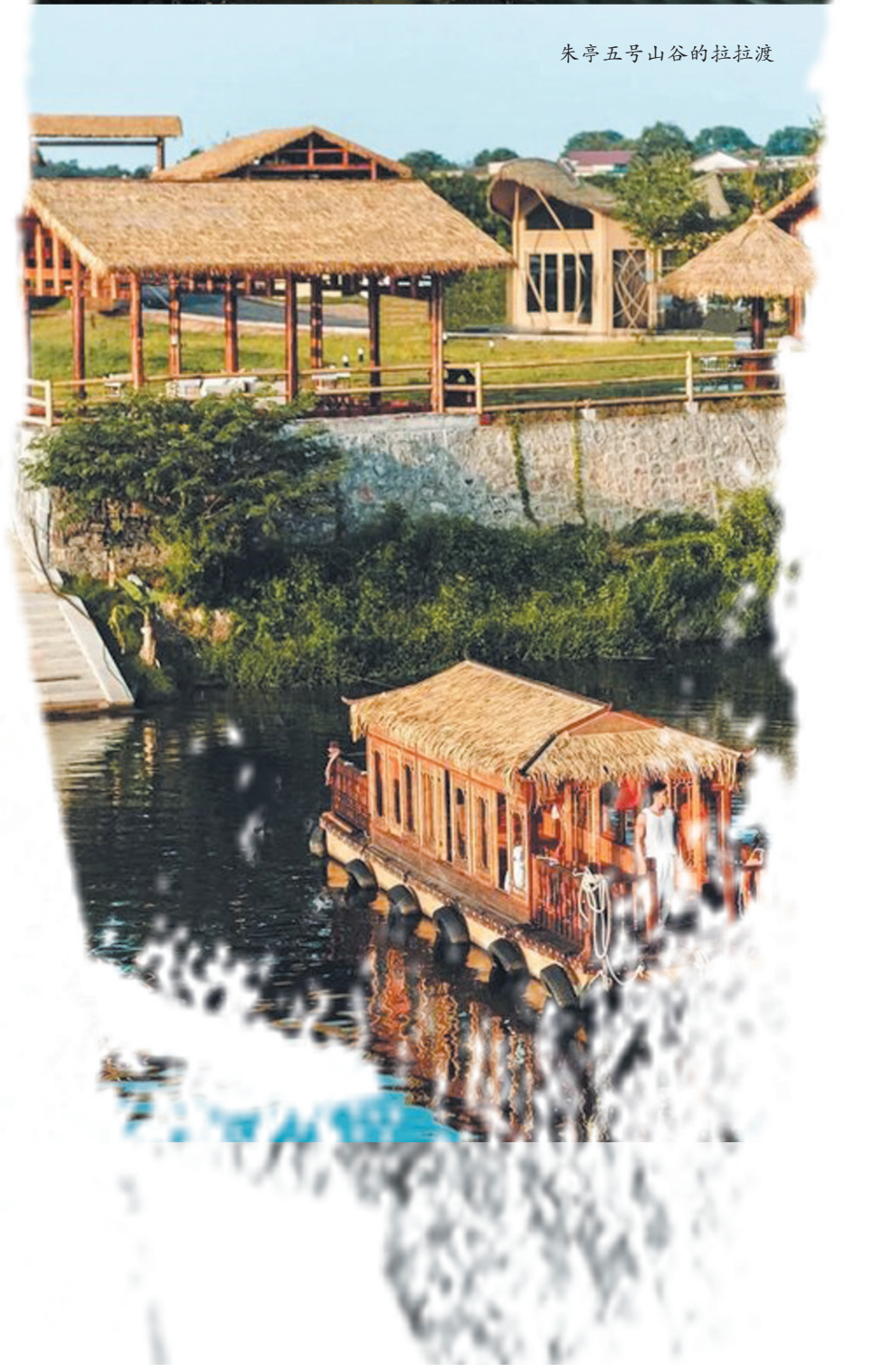
“河界三分阔,智谋万丈深。”乡村振兴这盘棋,需要智慧、谋略、远见、卓识和气魄。深口的明天掷地有声,落子无悔。



俯瞰朱亭五号山谷,无边泳池一泓碧绿。



临水的民宿



朱亭五号山谷的拉拉渡